



空蕩蕩的車站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在英文裏面有一個關於攝影的趣怪名詞，那就是「照相炸彈客」（Photobomber），那是指當你拍照的時候，有些會影響構圖的人出現在你的照片中。公平地說，我自己亦是他人的「照相炸彈客」，當我站在某地舉起相機時，可能同時阻擋了其他人的攝影角度。

筆者的攝影題材十分廣泛，其中包括了自然風景和建築，有時候我會故意在照片中加插一、兩個人來作為比例，例如我在華盛頓首府拍攝美國最高法院的時候，我刻意地將門前的警衛攝進圖片裏面，目的是讓小小的身影襯托出宏偉無比的建築物。真是自私！需要他人時便將別人當作是臨時模特兒，不需要的時候便當他們是照相炸彈客。



然而，在大多數情況下我都會盡量在拍照時避開人群，免至造成構圖混亂、主客不分。不少人曾經問我：「你有什麼方法在照片中避開人潮？」我知道至少有四個方法：

第一，在人潮還未出現時便到達景點，例如我曾經兩次造訪過意大利羅馬的著名建築物西班牙階梯（Spanish Steps），第一次我在下午到達那裏，不消說，當時整個地方都是摩肩放踵；第二次我在凌晨五點出現，早起的鳥兒有蟲吃，那時候只有另一個遊人在那裏，事後我用 Photoshop 將他抹去。我採用同樣的戰略去拍攝印尼的般若浮屠，第一次幾乎無功而還，第二次我在凌晨三點出發，結果如入無人之境。

第二，將相機安裝在三腳架上，使用非常低的 ISO（對光線較不敏感的設定），並且將曝光時間拖得很長，那麼，相機傳感器只會記錄靜態的風景，而行人或是變成「鬼



影」，或是從照片中完全消失。但是，這方法只能用在不斷走動的人群，如果有些人在固定位置上靜止不動，那麼最後他們仍會出現在圖片中。

第三種方法也是將攝影機安裝在三腳架上，然後對同一個主體拍攝很多張照片，假設在不同時間有些地方充滿人，但有些則空蕩蕩，我便可以將不同照片中空蕩蕩的部分

合成為一張照片。然而，往往在非常熱門的景點中，每個角落的任何時間都是人山人海，那麼這種方法便不會奏效。

至於第四個方法，我有點不好意思說出來，因為有些讀者可能誤會我將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，這個方法就是在災難中逆風而行，例如曾經有位朋友對我說，在汶川大地震之後，她可以在九寨溝通行無阻地攝影。

最近筆者到洛杉磯阿納海姆地區運輸聯運中心（Anaheim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Intermodal Center）拍攝充滿現代感的建築物，這聯運中心是美國鐵路、城市輕鐵、城市巴士的中央樞紐，在新冠肺炎瘟疫之前，平均每天有四、五千名乘客在這裏穿梭來回。如今，在週末下午四時，整個大堂連員工在內竟然不到十人。坦白說，當我盡情地攝影的時候，心底難免有點內疚，我對自己說：「姑且不完全當這是追求美感的攝影，就當這些照片是歷史檔案吧！這一片死寂的場景，見證了一場人類歷史的大災難。」

一天之後，我對自己提出一個奇怪的問題：「從前我採用過不同的方法拍攝出空無一人的景點相片，例如長時間曝光或者將很多張照片合而為一，又或者在天亮之前來到景點，如果我沒有對觀眾說明這輯車站照片的背景，或者沒有在照片上標明日期，那麼觀眾能夠解讀出照片的信息嗎？他們可能會誤會這純粹是展示技巧的作品。」

英諺有云：「一張圖片勝過千言萬語。」但事實上，沒有文字的



解釋，這類圖片是無法不說自明的。由此我聯想起另一幀也是關於車站的照片，那張照片的意境十分淒美：一名少女孤零零地在車站候車，其目的當然不是為了營造氣氛，其實這背後有一個發生在日本北海道的故事：日本鐵道公司經不起連年虧損，於是準備關閉某個在偏遠地區的车站，但後來鐵道公司發現這條路線仍然有一個乘客，她是一名高中女生，每天都要乘搭火車上學和下課，最後鐵道公司決定繼續保存這個車站，直至他畢業為止。

在那一天阿納海姆聯運中心仍然有大約十人，為什麼他們會在哪裏呢？在這背後會有什麼悲涼或者動人的故事呢？一張圖片，可以勾起千言萬語。人，不再是照片炸彈客，也不再是在相機傳感器擦身而過的「鬼影」。

2020 年 6 月 14 日

[更多資訊](#)